#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五 六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録監生臣王遇有

#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五

宋 林駉 撰

## 内朝

内外之勢合則朝廷皆正人内外之勢分則國家無善治甚矣天下之政不可多門而宮中府中當為一體也何者體統聯屬事權通融外無間隔内無壅蔽則出入起居皆忠良端正之人左右前後無偏嬖側媚之習是意也周人蓋得之矣公卿疏外進見有時宮禁森嚴幾

若天淵則政由中決而威福之柄移於下命從內出而機密之事不得聞於外是意也漢人蓋蹈之矣嘗觀周之盛時外朝之上槐棘森列臣民咸造固也而內庭之秘且統於冢宰之職治朝之上百司星環庶尹日侍宜也而燕朝之暇亦無非師保之官前有官人之職中士四人下士八人掌寢處沐浴之褻而隱然厲其縱禮敗度之心後有典婦等職中士二人下士十有二人掌衣服冠屨之微而第欲防其奢用亂政之原並周禮凡此無

非所以合内外之勢異時家齊身修心和氣平而無女寵之習閹宦之患奢侈之弊者豈無故而然耶秦人不古焚滅周典政權四出駁不容議漢氏初興猶識此意宰相監宫中 王陵傳呂后以審食其為左右丞相監宫中如郎中令 大臣劾閹宦中屠嘉傳鄧通方愛幸嘉入朝而通居上旁怠慢罷朝坐府中嘉為檄召通詣相府責曰小臣慢殿上不敬當斬上使使持節召通謝丞相 外得以統内也三公之屬有御史中丞在内受公卿奏事 漢百官表上御史大夫有兩丞曰御史中丞在殿中蘭臺掌圖籍秘書外督部刺史内領侍御史十五人受公卿奏事舉劾案章 九卿之屬有少府尚書在

内主吏民章報後百官志上曰尚書丞掌錄文書朝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假署印綬餘見前漢百官表内復屬於外也于斯時也宮闈幽邃姬寵娛侍而廷臣奏事者或得致桀紂之諫周昌傳昌嘗燕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遂不奏帝乃騎昌項問之曰我何如主也昌曰陛下桀紂之主也上笑之禁省峻峙宦寺與居而排闥直前者且得躬獻其社稷之忠樊噲傳高帝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羣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大臣隨之上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上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今天下已定何其憊也且陛下不見趙高之事乎以士人皆任中常侍之官前百官表上中常侍五員得入禁中二人後漢朱穆疏曰案漢

故事中常侍省尚書事參選士人建武以後悉用宦者

以郎將侍卻內夫人之座

袁盎傳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座及坐郎署長布席中郎將盎引卻慎夫人座夫人怒不肯上亦怒起袁盎諫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豈可與同座哉

凛凛然有周人之風自侍中為加官之親數詰三公而大臣唯唯退聽

前百官表侍中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皆加官所加或列侯將軍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 又朱買臣傳武帝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上使買臣詰難丞相公孫弘築朔方事發十策弘不得一

大司馬為內朝之寵典領尚書而丞相僅取充位向之以外統內安在哉

前漢孟康注曰大司馬左右前

（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　又霍光為大司馬內領尚書外典兵馬又霍光謂丞相田千秋曰始與君侯受遺詔今光治內君侯治外）諸吏居中執法而御史之中丞其權始分（前百官表諸吏得執法　應劭曰諸吏得糾劾如御史中丞）宦官典事尚書而少府之尚書其職盡廢向之以內屬外又安在哉（元帝用石顯閹宦為尚書詳見本傳）自是而後內朝事權一移於權臣再移於諸璫又再移於戚畹故方霍氏之秉權也塩鐵之議光實主之丞相括囊不言（田千秋傳）昌邑之事光實專之丞相不得與議（楊敞傳）堂堂揆席大抵以庸謬易

制者為之此移於權臣之弊恭顯之用事也孝元柔懦益不能制望之力爭終不復回蕭望之傳陳咸為中丞欲行總領部刺史奏事之職而為顯所排本傳京房行考課欲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弊而亦為顯所沮並傳奉進退大權盡出中書謁者之手兩府大臣不敢過而問焉此移於諸璫之失王氏之弄權也外總軍馬内領尚書入侍椒房出植邪黨王舜既任於前王莽復竊於後二三大臣屏息不言而漢禍始慘矣此移於戚畹之害本傳推原

其由皆武帝親內朝疎外朝之過也東都以後流弊愈甚議郎不在宿直之中後百官志郎官皆主吏直執戟宿衛諸殿門惟議郎不在直中郎省皆為黃門之廬通典明帝以後和熹太后稱制乃以閹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自此悉用閹人不調他士至後御史之權盡移於尚書尚書之權盡歸於宦官尚書宦官合為一黨而宰相疎隔於外御史緘默於內是以太尉楊秉奏侯覽而尚書召秉掾屬詰之曰設官分職各有司存三公統外御史察內當是時也御史豈真得以察內耶事權之失已久小人徒借察

內之名以自便耳噫可嘆也後漢楊秉傳秉為太尉時中常侍侯覽弟參為益州刺史累有贓罪秉劾奏參恐自殺舊典宦豎之徒本在給使省闥司晨守夜而今猥受過寵執政操權肆其凶忽宜急屏斥投畀豺虎非恩所宥書奏尚書召對秉掾屬曰公府外職而奏劾近官云云經典漢制有故事乎秉使對曰春秋趙鞅以晉陽之甲逐君側之惡鄧通解慢申屠嘉召對詰責文帝從而請之漢世三公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蓋嘗論之自宿衛之親人不領於大臣也而宮正宮伯之官遂去為光祿勲之任光祿勲之屬曰益親而門下遂為省加官遂為司侍中遂為宰相矣自供奉之近習不領於大臣也而膳夫以下掌次而上遂去為

少府太常之任比其極也門下太僕之司又省分為殿中為内諸司使矣大抵兼則治散則亂合則盛離則衰自三代而下治亂盛衰不知幾變懲其變而復周官以救之此為治之大原歟國家外朝内朝無異漢唐而脉絡貫通實得周意自今觀之韓琦為宰相得治都知奸邪之罪則宦官有過宰相得斥之

聞見録英宗即位有疾光獻皇后垂簾同聽政有入内都知王守忠者奸邪反覆間諜兩宫司馬温公呂諫議皆請誅之韓魏公一日出空頭敕一道參政趙公歐陽公皆已簽韓公坐政事堂以頭子勾守忠著立庭下數之曰汝罪當斬遂責蘄州團練副使蘄州

安置傳堯俞奏樞密不治內侍求內降之罪則宦官有過樞府得治之內侍朱晦朱顏士以內降監汶口傳堯俞言樞密院不治顏士求內降罪後既罪顏士公又屢請治樞密院罪以戒欺罔數上章益切權倖憚焉此周冢宰統內庭之意也玉宸殿宴息之所爾或召近臣而觀書景德四年太清樓藏太宗御製及墨迹四部羣書上召輔臣對苑中因登樓閱視又至景福玉宸殿翔鸞儀鳳閣置酒賦詩玉宸殿乃上晏私之所中施御榻帷帳皆黃繒為之無文彩之飾殿東西聚書八千餘卷上曰此皆正經史屢經較定者小說他書不與焉小閣秘密之地爾且召學士而觀文歸田錄楊大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卷以示大年此周人師

氏居寢門之意也不特此耳釣魚賦詩錫宴後苑太宗嘗宴呂端後苑上作釣魚詩斷句云欲餌金鈎殊未逮磻溪須問釣魚人公和詩進曰愚臣鈎直難堪用宜作濠梁結網人置酒賦詩召入內閣真宗嘗召羣臣翔鸞儀鳳閣置酒賦詩中禁密勿或入夜而請對哲宗朝蘇軾為翰林學士入對禁中命坐賜茶曰內翰須盡心事官家報先帝之遇軾出執金蓮燭歸院便殿秘嚴或非時而召語呂端為參政太宗朝多獨對便殿語必移刻或詞臣至深宮忘岸幘之便學士竇儀草制至宮門見上岸幘跣足而坐因却立不肯進上遽索冠帶而後召入或士人為御藥院供奉之官此貂璫之夫統於兩府衣冠之流侍於內庭雖成周亦

不是過噫王制既墜内外分裂更漢至唐上下千餘年間遺韻不嗣幸而我朝脩復古制聖明智中豁然表裏然則家法之善今日安可不守哉昔諸葛孔明之相蜀也興漢一念對越天地出師一表未及軍旅且拳拳於宮府一體之請嗚呼孔明其知中興之本歟愚敢援此以為請（諸葛亮出師表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云云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

## 漢班序圖

諸侯王　相國　太師
太傅　太保　丞相
大司馬　御史大夫　大將軍
列將軍兼官　特進　列將軍
列侯奉朝請　太常　光祿勲
衛尉　太僕　廷尉
宗正　大司農　大鴻臚
少府　長信少府　中少府

執金吾　太子太傅　水衡都尉

京兆尹　左馮翊　右扶風

典屬國　將作少府　就國侯

潁川三河太守齊楚等相　東海等太守

高密等相　太子少傅　太子詹事

關內侯　丞相司直與州郡敘則居刺史守相上

司隸校尉與州郡序則居刺史守相上　城門校尉

八校尉　搜粟校尉　光祿大夫非中二千石者

序在三輔都尉下

御史中丞 與刺史守相序則居其上

丞相長史　三輔都尉　五官左右中郎將

羽林中郎將　護軍都尉　奉車都尉 秩光祿大夫者

在關內侯下

駙馬都尉　騎都尉

尚書令　西域都尉　太中大夫

尚書僕射　尚書　諸侯太傅

十二州刺史 與守相序則居其上

朔方刺史

郡都尉　關都尉　農都尉

屬國都尉　西域副校尉郎中車將

郎中戸騎　二將　諸侯中尉　諸侯内史

諫大夫　太子家令　博士

九卿列卿丞謁者僕射　公車司馬令

將軍長史　廷尉正監　長安令

千石令　黄門侍郎　尚書丞郎

議郎　五官左右中郎從事中郎

太史令　廷尉平　三輔丞

六百石令　五百石長　郡司馬長史
五官左右侍郎太守丞　都尉丞
三百石長　侍御史　太子門大夫
五官左右中郎　太子庶子　中庶子
太子舍人　太子洗馬　縣丞尉
羽林郎

右並劉敞漢官儀

太師位在太傅上太保位次太傅太傅位在三公上

漢百官表

武帝以衛青為大將軍位在諸公上

漢雜事諸侯功德優盛朝廷所敬異者賜位特進位在三公上亡秩

漢興置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

舊列侯奉朝請者位次三公

元壽二年賜大司馬位在司徒上

御史大夫位上卿表　前後左右將軍位上卿表

詹事位在長秋上　中太僕位在正卿太僕上

給事中位次侍中中常侍表

故事司隷校尉位在司直下其有所會居二千石前

漢濯方進傳

班序

禹宅百揆虞廷師師旦統百官周朝蹌蹌相臣其官師之表歟夫玉帛之朝森列前後環佩之音鏘鳴左右槐棘之儀凜如也毦鷟之容温如也然廟堂不重何以警

官聯而正朝綱哉甞以漢事論之奉常稱禮中丞執法謁者賛儀鴻臚賔唱列侯將軍軍吏而下則面于東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則向于西人皆曰漢朝班次之定者此也叔孫通傳功臣列侯將軍軍吏陳西方東向文臣丞相以下陳東方西向餘見前百官表不知漢儀之所以定者相臣之職也盖蕭何位居第一而諸將無爭次之議本傳申屠嘉檄折慢臣而群臣無敢慢之習本傳漢初大臣風采凛凛朝廷之上隱然有不可犯之色夫何相權一輕小臣詰辱而朝位紛矣嚴助傳擢助為中大夫令

助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大大臣數詘御史大夫特佐丞相耳奏事差居相後漢法也自陰欲代位之意形望之見輕輙與抗禮而丞相之分始紊蕭望之傳丞相司直曰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輙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居丞相後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望之曰疾年寧能父我耶案大臣望之通經術居九卿之右本朝所仰望至不奉法自脩踞慢不遜受所監 闕 二百五十以上請逮禁治上於是詔左遷望之為太子太傅又見通典大司馬特一有司耳位次退在相後漢法也自中朝之權貴董賢專權反居其上而丞相之位始失通典大將軍位次丞相 又孟康曰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

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哀帝寵董賢為大司馬詔居大司徒上 嗟夫丞相百官之長也輕辱慢棄一至於此尚何望官位有定次耶是故舊以御史大夫首於列將軍而未央名奏則先將軍而後御史大夫舊以太常首於太僕而未央名奏則先太僕而後太常表書執金吾居大鴻臚之後而未央名奏後書大鴻臚臣賢先書執金吾延壽表書長信少府居三輔之先而未央名奏先書三輔而後書長信少府推原其由蓋霍光專權相臣易制未央之奏國家大議丞相敞

不得與聞一出於光之手是無怪乎班序之紛紛雖曰光以丞相而先司馬欲以自文然豈能揜其專政之弊哉噫未央一奏不出於外庭而出於内朝顛倒若此則尚論漢之朝位者安得不思初年大臣之制歟

霍光與羣臣連名奏昌邑王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廷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禄大夫臣遷太中大夫臣德餘見圖注　革

漢人之陋習復虞周之舊典吾於國朝見之樞臣曹利用爭為首班未易折也宰相王曾抗聲自言而利用不敢抗國朝故事叙班以宰相為首親王次之使相又次之初曹彬為樞密使兼侍中位在宰相李沆下及王曾拜平章事利用樞密使兼侍中乃令利用班曾上然中外皆以為失至是曾拜首相曾與利用告謝而利用爭班閤門屢請班首姓名曾抗聲曰但言宰相王曾以下告謝班始定而利用浸不悅樞密楊崇勳敢失朝禮未易擊也宰相王曾抗奏徑劾而崇勳不敢言本傳李昉守本官為直院位次學士例也天子雖詰之而宰相不易之必待真拜而後升李昉入直翰林先是盧多遜以任學

士太祖見昉在多遜下問其故宰相曰昉以本官直學士院未即真拜遂真拜學士在多遜上王欽若罷参政為資政位次翰學例也欽若雖訴之而中書寇公不升之必特置大學士而後進歸田録云時寇公在中書定其班以王欽若罷參政為資政殿學士在翰林學士之下侍讀學士之上欽若不悅訴於上曰臣向自翰林學士拜參知政事今無罪而罷班反在下是貶也真宗特為置大學士處之夫以事權振於廟堂之上而班序肅於殿陛之間太山峻天望者毛竦斗柄横漢觀之膽寒紀綱安得不整耶故夫班先宰相次以親王又次以使相國朝舊制也彥博宗臣一拜樞使亦願

居丞相陳升之之下雖詔居其上而不敢神宗時陳升之為相文彥博樞密使詔以彥博朝廷宗臣令升之位彥博下以稱遇賢意彥博曰國朝樞密使無在宰相上者獨曹利用嘗在王曾張知白上臣忝知禮義不敢效利用所為以忝朝著

三衙敘班首以殿前次以馬司又次以步司國朝舊制也傅潛為馬步軍都虞候而在殿前都指揮使戴興之上者以潛兼任二司故進之而不嫌實録淳化元年傅潛自殿前副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在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上咸平二年王超自殿前都指揮使遷侍衛馬步軍都虞候

侍讀侍講均曰經筵而熙寧則以講官而後讀官國朝會要熙寧元年龔鼎臣蘇頌劉攽等議不當坐

講疏朝廷班制以侍講居侍讀之下權尚書試尚書均曰尚書而元祐則以試官而先權官四朝志元祐初置權尚書俸賜等侍郎班序在試尚書之下相權既尊官聯自定此提綱振領之說也雖然糾察百官大臣責也正救大臣臺諫職也韓琦三朝元老不押班細故也而中丞王陶抗章力爭而不少恕嗚呼大臣糾於上臺諫救於下祖宗之意深矣哉長編神宗即位王陶彈宰相不押常朝班朝廷以宰相日奏事垂拱退詣文德殿押常朝班或已過辰正則御史臺放班行之已數十年陶乃肆詆訐韓琦言先朝以前殿退晚及日有機事商議故不及押班為歳已久即非始自臣等

均任

朝廷内職指為登仙（唐倪若水傳）牧守重任視曰斥地（張九齡傳）此内重外輕之弊也承明直廬反厭其居（漢嚴助傳）刺史左遷恨降之晚（李泌傳）此内輕外重之弊也嗚呼古今論均任之説多矣言者腐聽者厭愚以謂皆無關於治本也愚之所謂慮者大臣一日去國而朝廷有信任之私衆賢不獲安身則姦邪肆傾害之巧此所深懼也漢制九卿出為守相（如石慶太僕出為齊相之類）守相入為丞相（如劉屈氂以涿郡太

守代石慶為相或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通典漢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入為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為御史大夫或選博士諫大夫補郡國守相如公孫宏以博士遷左內史董仲舒以博士遷江都相嚴助以中大夫守會稽汲黯以中大夫守東海之類其所以為內外制者未嘗不一故曹參特為齊相而得代蕭何相國之任曹參傳參以齊國相入為相國代何周勃已為丞相且率列侯之國為吏漢制亦可見矣文帝紀三年詔曰前日詔遣周勃之國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遂免丞相勃就國獨惜夫姦人害正陰傾巧計使賢者不得安於朝廷而人主不察也汲黯一代忠臣

犯顏敢諫凜凜可敬一沮於宏湯之手出守淮陽雖有禁闥拾遺補闕之願而不克施汲黯傳始黯列九卿公孫宏張湯為小吏及宏湯稍貴與黯同位黯非毀宏湯數年召拜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綬詔數強予然後奉詔召上殿黯泣曰云云今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為中郎出入禁闥拾遺補闕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過李息曰黯弃逐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京房朝之正人考功課吏黜陟賢否一陷於五鹿充宗之計出守魏郡雖有通籍殿中以防壅塞之請而不得行京房傳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言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奏事以防壅塞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之建言宜試以郡遂

出為齊郡太守蕭望之石渠名儒經明行脩擢為諫官其有補於君德也不少石顯小人抵隙有日出補平原太守雖有雅意本朝之忠而不得遂蕭望之傳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選明經術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外郡不治豈足憂哉　又本傳望之與石顯宏恭不協嗚呼君側無子思王所無居州重臣不得行其權群賢不能安其身彼小人者知其意向之所在肆為讒毀擠人於陷穽而下石而謂國家行

更迭之制人臣有決擇之私其亦君見之不明歟漢事已矣且以國朝觀之改秩者宰邑典郡者除郎寺監丞之既更必出守千里之地郎官卿監之已歷必分一道之節是故身在館閣出領外郡祥符五年龍圖閣待制張知白言唐李嶠嘗云朝廷重內輕外每除牧伯皆避命致訴望於臺閣妙選賢良分典大州韋嗣立因而請行伏見江浙大郡方切擇人臣雖不肖願繼前修上曰知白援引故事請重刺史之官良可嘉也然以累更外任不許官至正郎自請治縣增釋咸平中兵部郎中史館修撰韓綬自請治縣除秘書少監知河南府洛陽縣令之縉紳皆為論撰官至知天雄者叅大政太宗朝知天雄軍趙昌言正郎肯自陳請治縣乎

有能政帝善之召拜給事中參知政事 倅河南者知宥院淳化四年前河南府通判劉昌言賜對言事稱旨五月守衛尉少卿六月同知樞密院事不計出入之輕重不論禄秩之多寡君惟知賢能之可用臣惟知職業之當效非如漢唐諸人紛紛之論然愚嘗觀慶歴元祐之時正人方用而復去群枉方杜而復開未嘗不感於進退之機而更迭之制君子未暇論也何者方慶歴盛時蓋厭西兵日久而思欲整齊衆治也登輔臣以收人望擢端鯁以增諫員晏公殊居於台司晏殊慶歴三年三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

集賢院大學士范公仲淹實周旋政府慶歷間元昊請和范仲淹自涇州召拜樞密副使乃除參知政事杜公衍擢在宥職而韓公琦富公弼蓋相與副之慶歷中杜衍以吏部侍郎同平章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初年宣撫河東拜樞密使時韓琦富弼為副歐陽公修首以端亮選在諫院曰素曰靖曰襄又相繼而除歐陽修余靖王素為諫官時蔡襄作詩曰御筆新除三諫官欣然朝野盡相歡三人以詩進呈尋以蔡襄同為諫官時謂之四諫數君子以社稷自任而上亦責治於朞月之間於是仲淹主西事弼主北事仲淹與弼又各上時務十餘條大抵欲退不肖止僥倖以振紀綱於內

易監司汰部吏以明政化於外范仲淹為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嘆曰上之用我者至矣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公退而條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見神道碑　又遺事云范公為參政與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昷之輩　又龍川志范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范公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至國門不許入嘆曰范六丈聖人也然君子無常合之勢小人有難拔之根毀謗滋甚朋黨浸起自殊既以事罷晏殊為相益務進賢才當公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天子既厭西兵閔天下困弊奮然有意數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明年秋會公以事罷而仲

淹等亦相次皆去事遂已神道碑元輔表殊以工部尚書知潁州免衍亦以權倖不平之憤而去陳執中在中書與杜衍異議孫甫乞出中書奏乞留甫上頷之衍出劉子令甫供職執中不肯署衍取劉子焚之因譖衍衍相纔百二十日出知兖州免韓范富三人亦繼踵於外先是石介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斥已乃使女奴習介書改伊周作伊霍上雖不信而仲淹弼不自安皆請出按西北邊餘見上襄以守泉修亦乞蔡而向之合者始睽矣時范富既罷諸賢盡去蔡襄知泉州歐陽修知蔡州慶歷君子翻然為均逸之舉者豈其本心哉元祐盛時盖痛懲熈寧舊政而欲振起庶事也召元老於散地起正人於外藩司馬公呂

公既登揆席元祐元年四月正議大夫門下侍郎司馬光左僕射金紫光祿大夫門下侍郎呂公著右僕射五月太師文潞公平章軍國事矣大防純仁又繼之元祐三年中大夫中書侍郎呂大防太中大夫左僕射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范純仁太中大夫右僕射劉摯王存既在政路元祐初劉摯除門下侍郎王存除尚書左丞蘇轍蘇頌又繼之元祐五年蘇轍拜尚書右丞遷門下侍郎蘇頌拜尚書左丞諫垣則劉公安世給舍則范淳甫講筵則程伊川元祐中劉安世除諫議大夫范祖禹除給事中程伊川除崇正殿說書諸賢彈冠相慶慨然以革弊為已任免青苗保甲之患罷諸科誦數之學天下駸駸慶歷之治遺老傳蘇轍曰元祐以來裁損

宗室恩止祖免減朝廷無窮之費出賣坊場雇募衙前免民間破家之患罷黜諸科誦數之學訓練諸將備情之兵置寄祿之官復六曹之舊然君子方有坐席之温小人陰有伺隙之計楊畏力引呂章李鄧之徒先是呂大防用楊畏為諫議大夫猻約畏助已元祐六年畏言乞講求成繼述之道即疏呂惠卿章惇安燾鄧温伯李清臣等行義乞召章惇為相上納之鄭雍深排蘇劉朱王之黨元祐鄭雍楊畏論劉摯蘇軾又具黨人之姓名始劉摯終吴立禮凡三十人朱光庭王岩叟孫升韓用等與焉詔罷摯蘇子由則守汝元祐末奏事不報再以劉子面論之上不悅李鄧從而媒孽之乃以本官出知汝州李遺老傳范淳甫則守陝劉摯則守鄆元祐末出范淳甫守陝劉摯則守鄆川黨洛黨朔黨諸賢皆

海之隅嶺之表聞見錄洛黨者以程正叔為領袖朱光庭賈易等為羽翼川黨者蘇子瞻為領袖呂陶為羽翼朔黨者以梁燾劉摯王岩叟劉安世為領袖羽翼尤衆諸黨以相攻不已至紹聖初章子厚為相同以為元祐黨竄嶺海之外可哀也呂微仲秦人戇直無黨范淳夫蜀人師温公不立黨亦不免竄逐以死尤可哀也而向之用者盡黜矣元祐君子不能安於朝廷之上者豈國家之福哉噫慶歷諸公既去而所用皆夏竦陳執中之流元祐諸君子既出而所信皆子厚蔡確之輩君子小人之機亦可畏也矣捨是不慮屑屑然品位之崇卑內外之輕重其亦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君子

謂之不知務易論治道之盛莫尚於泰衆賢彙進於初而九二之臣又廣包荒之量而用馮河之勇去朋黨之私而無遐遠之棄以此得尚于六五中行之君然聖人於卦之彖則斷之曰內君子而外小人蓋必君子進而小人退然後足以遂初九彙征之美成九二得尚于中興之功不如是而使小人制之則泰以為否矣易泰卦嗚呼萊公一出大名北使咨嗟有何以不在中書之問拾遺萊公鎮大名府北使道由之謂公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公曰皇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

中國既相司馬遼人相戒有毋生事開邉隙之語遼人敕邉吏曰中國相司馬矣謹毋生事開邉隙正人端士一進一退其有係於狄觀望也如此其可一日去之哉

省官

古者官冗乎後世官冗乎古者因事而命官因官以分職故若贅而實省也後世職散而無統屬多而虚授故若繁而實曠也且周天官凡卿大夫命士三百五十餘人地官除鄉遂虞衡山林司關司門不可攷者尚四百

餘人春夏秋冬四官凡五百餘人此六官中大略以春秋官為準以多乘少皆以五百人為額則凡三千人之數土訓誦訓無他職事掌葛掌染僅以徵物是周之官若冗矣然周公以公兼冢宰召公以公兼宗伯通典臣按顧命云太保領冢宰畢公領司馬毛公領司空别有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衛侯為司寇則是時三公各兼一卿之職此引安國注頴達疏云也太公以太師而兼司盟之職左傳僖公三十六年云載在盟府太師職之蘇公以三公而兼太史之官此命官兼攝也書立政太史司寇蘇公軍司馬輿司馬行司馬戎僕戎右有軍

旅則用之並禮夏官甸祝田僕有田獵則用之春官甸祝掌四時之田夏官田僕掌取田路有喪紀則用喪祝春官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有盟會則有詛祝春官詛祝掌盟詛此臨事權設也局分不必專設史胥不必別置所以若贅而實省歟漢自武帝意在理財則司農增均輸平準郡國增鹽鐵等官百官表司農屬官有均輸平準令丞時桑宏羊為大司農中丞稍稍置均輸　又平準書宏羊請置平準于京師　又食貨志地里志皆云郡國置鹽鐵官意在用兵則內有八校尉征伐有將軍又刑法志內增八校尉又武帝置驃騎將軍車騎將軍大將軍意在用刑則置中都官獄三十六

所漢官何繁耶後百官志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獄三十六所光武中興省然則官雖多而無計會之司兵官雖增而無統隸之長刑官雖衆不屬廷尉而又事權之散主唐世六尚書之有二十四司之屬二十四司之有侍郎郎中員外之員夫何外是復有九寺四監之分大司農少府戸部職也太常宗正禮部職也光禄勳但供良醞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兵儀仗帳幕兵部之庫部也唐官何贅耶唐百官志吏部其屬有四一曰吏部二曰司封三曰司勲四曰考功戸部其屬有四一曰戸部二曰度支三曰金部四曰倉部禮部其屬

有四一曰禮部二曰祠部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兵部其屬有四一曰兵部二曰駕部三曰庫部四曰武部刑部其屬有四一曰刑部二曰都官三曰比部四曰司門工部其屬有四一曰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

然兵部無戎帳戸部無版圖光禄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俸禄枉請杜佑傳云云二咎繇二垂二契二伯夷之弊又陸長源詩曰兵部無戎帳戸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禄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脩撰漢官職散而無統唐官屬多而虛授所以若繁而實曠歟

國朝設官固無漢唐濫員之弊而所可論者其惟入仕之門乎嘗以國朝入仕之制考之真宗以前入流尚少

仁宗以後入流始冗此不可不論也太平興國詔曰今封疆盡闢縣邑猥多動皆缺員歷年未補（太宗太平興國詔云云）咸平中詔曰如聞州縣闕多員少可選朝官各舉所知（真宗咸平詔曰如聞州縣闕多員少可選朝官各舉所知以補員闕）夫入流如是其少何也謂其恩澤之吝而選舉之艱歟則當時郊祀行慶百僚不待攷而遷官誕節推恩從官不俟郊而任子（並呂源增釋云）諸科但量試墨義取士之數甚優（國初科舉未備諸科但量試墨義）張齊賢之賜第也通榜並與通判（言行錄云太祖幸西都張齊賢獻十策還

語太宗曰我幸西京惟得張齊賢耳不欲官之汝異時收以自輔也與國二年齊賢舉進士有司第其名在数十人後上不悅一榜盡與通判齊賢不十年至相錢若水之到選也三人各遷朝官言行録錢若水傳夫寛恩如此而官不冗者有由矣仁宗慶歷中張方平上言謂在銓近萬人言行録張方平云云嘉祐中蘇軾進策謂一官而三人共之東坡云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是一官而有三人無事而食也夫入流如是其冗何也謂其恩澤之泛而選舉之濫歟則當時罷從官每歲任子之法仁宗詔自今從官每歲不得例任子削諸科間歲取士之

數嘉祐二年上封者言四年一貢舉四方士子侍試者六七十人往往廢學遂至困窮以磨勘則增保舉之員舊制知縣幕職皆得薦舉後遂監司郡守得保舉又增員數以蔭補則嚴銓選之限熙寧中罷身言書判立銓試出官之法官無大小付之格法羔鴈不至巖谷峻加夫裁抑如此而官冗者有由矣蓋嘗觀上官均論祖宗入流之多也在特奏胥吏資蔭之濫則知仁宗以後所以致冗者其三者入流弊歟元祐元年上官均言今之自文職入流者凡四進士補蔭與夫納粟得官百司胥吏也自武職入流者凡三武舉補蔭與納粟也有可裁抑者特奏資蔭胥吏也且特奏之法真宗

以前未設也嘉祐始數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寧五百人而況於後乎上官均云嘉祐四年以後特奏纔數十人治平至熙寧三年三百餘人熙寧三年每次推恩不減四五百人欲乞四等以上限以人數可革特奏之弊嗚呼龍鍾揄景一該恩免求田問舍欲免虀塩所入若此安得而不濫乎胥吏之任真宗以前尚嚴也景祐中遂有三司諸吏老疾不汰之冗廟堂揀斥投瓦自肆甚者或以減年而出官或以坐理資任而典郡而況於後乎景祐中詔揀汰三司吏之老疾者三司優幸朱正等聚衆諠訴詣中丞杜衍第投瓦礫肆罵言　又上官均云百司胥吏積勤累日大率及二十餘

年方得出仕惟三省人吏尤為僥幸每以點檢文書酬獎減年出官最速其不顧出官者坐理資任至為郎宜加裁抑則可以損雜流之弊嗚呼鶩鴈老吏寡廉鮮恥玩弄文法不易故態所入若此安得而不濫乎若夫資廕之恩其弊滋甚建隆初禮部補齋郎纔十五人兵部補洗馬纔十二人太平興國初文武朝臣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纔四百人而朝臣又非皆得以任子至于慶歷則有任學士二十年而一家兄弟子孫入京官者二十人矣上官均曰建隆之時禮部補齋郎時十五人耳兵部補洗馬纔十二人云云慶歷三年范仲淹言每歲奏薦積成冗官有

任學士以上官幾及二十年則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者二十人仍次第升朝此濫進之極也況國初無致仕之制後有易簀而請者有停服而請者致仕之恩何濫也呂源云興國六年給事劉載致仕賜其子宗古同學究出身天禧元年知制誥胡旦致仕以其子幾試校書郎三丞以上為太廟齋郎夫給事中者今之通議大夫也知制誥今之中書舍人也皆曰侍從員外郎三丞郎今之朝奉奉議郎推恩至此可謂廣矣崇寧以前新安致仕乃推恩因疾篤而請者非有恬退之志不足賞也其後有司計地里遠近為事府之制遂有停喪待命改日移時之弊國初無遺表之制後有妻族外生悉皆沾恩門生僕隸亦蒙甄錄遺表之恩何濫也同上開寶七年相州節度韓重贇卒子崇訓為西京作房副使淳化二年

左諫議大夫劉蟠卒子錯為大理評事祖宗時無遺表之制如韓重贇劉璠皆一時特恩也真宗以後臣寮遺表旁及妻弟外生門客奴隷皆望沾恩也嗚呼未離襁褓已列縉紳不限賢愚槩居禄仕安得不動先賢之念三冗未去欲清庶職何異決水於不流之澤哉然則論省官之策於今日者當清其所入之流不當汰其所置之職何者在内之官自宰執而下三省院宥官十有七玉牒聖政講筵所官十有五不必皆專其官也學士院三人諫垣六人臺職十一人不必備其員也尚書六部自長貳郎官當五十

人今長貳尚有闕者大理一寺自卿至主簿當二十四人秘書一省自監至正字當二十人今卿監尚有不除者其餘館閣學校倉場庫局人各有官官各有守皆所當設也在外之官漕司昔有使副今有使而無副矣憲司昔有文武今有文而無武矣州縣有添差今罷之矣遠郡有辟差今嚴之矣有守則有倅州之小者則無倅矣有令則有丞縣之小者則無丞矣無簿則尉兼之以尉矣其餘幕職州曹倉場庫務人各有官官各有守此所

當備也雖曰外有一官之缺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然居者一人而已雖有官而未禄也内有一官之缺延頸望遷者衆廟堂之所進擬者半之侍從臺諫之所論薦者半之人主之所欲親自名擢者又必有一二人焉然得之者止於一人而已是數人者雖有欲得之心而無可得之地也此今日有周人兼攝之意無漢唐虚設之弊何得以議其冗故不必汰其職也然入仕之源若特恩之多胥吏之衆資蔭之濫在今日不

可不清也

幕府奏辟

謹簡乃僚書有明訓選聞辟名傳為美談此葢周以鄉舉取士而府史惟長所辟之制噫辟名之法尚矣漢制公府之掾佐郡邑之屬吏諸侯王國之内史以下皆得辟於其長故曹參為相國擇郡國吏名除為丞相史前曹參傳匡衡為丞相署陸賜集曹掾匡衡傳此相府所辟也何武以大司空辟鮑宣為西曹掾鮑宣傳史高以大司馬辟

匡衡為議曹史（匡衡傳）此大司空大司馬府所辟也屬吏之辟於郡縣則如周景以刺史而辟陳蕃為別駕（後陳蕃傳）王渙以考城令而辟仇香為主簿是也（仇香傳）內史以下之辟於諸侯王國則如趙王張敖以田叔為郎中（田叔傳）齊王襄以魏勃為將軍是也（齊王襄傳）是必素履先飭於家庭聞望藹聞於桑梓而後辟書交至幣禮爭馳下之從上必明去就之誼上之求下必盡尊禮之誠東都盛時此風愈高有奉書一歲而後至者（後任延傳吳有龍卯萇者隱居太末志不

降辱掾吏自請名之延曰龍邱先生躬德履義名之不可遺功曹奉謁脩書積一歲甚乃詣府門郡中賢大夫皆往觀焉有公府九辟而不就者後鍾皓傳皓前後九辟公府名為廷尉正博士林慮長皆不就時皓及荀淑並為士夫所歸慕有政事不問投劾而去者崔寔傳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有諫爭不合投傳而往者陳蕃傳刺史周景辟別駕從事以諫諍不合投傳而去特設一榻敬為上賓徐穉盛陳厚禮如待神明諸賢高標照映千古此漢人辟置一付公議未嘗有妄求苟進之心噫是特公府郡

國所辟也若疆埸之事甚重兵戎之寄至難尤當聚天下之英材以共圖閫外之大計料敵制勝叅畫貴詳呼吸應酬講求必熟其可以為私門桃李之地乎唐之節度方面行軍用師肇開幕府爭辟名流賛畫奏功歷歷可攷子儀之置府朔方也主留則杜黄裳判官則張鎰所辟六十餘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削平盜賊平復兩京寧非杜張諸賢之功歟杜黄裳傳郭子儀辟杜黄裳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諸將驕蹇難制者黄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又張鎰傳子儀表鎰為判官又子儀傳子儀幕府六十餘

人後皆為將相顯官其取士得材類如此馬燧之出使三城也張建封為幕佐事多諏訪齊映為判官練達軍情大破靈曜威震北方豈非張齊二人之功歟張建封傳馬燧代李靈曜時為三城鎮遏使雅知張建封表為判官軍中事多諏訪又齊映傳馬燧辟齊映為判官映練達軍情論奏稱意裴度之節度淮蔡也韓愈為參謀皇甫湜為判官元濟就縛蔡城悉平又非若人贊戎之謀歟韓愈傳度平淮蔡奏辟愈為參謀又皇甫湜傳度辟湜為判官不特此也李石所辟四鎮凡有征伐必為留後李石傳李石辟李聽幕府從歷四鎮有才畧為吏精明聽每征伐必留石主後事太和中為司馬聽以兵北渡河令

石入奏占對華敏段秀實凡佐三府募士益馬皆知威名本傳秀實佐嗣業荔并元禮白孝德三府益知名募士市馬以助軍光弼僚屬如李抱玉田神功韓遊瓌輩皆章章可稱列者李光弼傳光弼僚佐如李抱玉哥舒曜田神功韓遊瓌等皆章章可稱者建封幕賓如許孟容韓愈李藩皆人傑以風流談笑折衝張建封傳贊又李藩傳武元衡節度劍南而開府極一時之選武元衡傳史筆書之侈為盛事嗚呼唐之戎幕得人故也然帥府之所招致名公之所參佐彼此不聞有輕名屑就之意是故石洪閑居東都重嗣懼不肯來

敬具書幣邀辟是上之所名不輕也石洪傳温造雖從建封招禮但與咨謀不敢縻以執事是下之所就不屑也温造傳昌黎作序極談二公之高致韓文送石洪處士序一去一就惟義之適宜乎隨所幕府藹然有聲歟本朝西事之興韓范二公出鎮陜府亦許自辟其屬韓之幕則皆尹洙之流尹師魯墓誌元昊反陜西用兵大將葛懷敏奏起為經略判官師魯雖用懷敏辟而尤為經略使韓公所深知其後諸將敗於好水韓公降知秦州師魯亦從通判濠州久之韓公奏得通判秦州范之佐則皆狄青之儔韓公范公為帥狄青隸其麾下咸奇之曰此國器也文公嘗以左氏春秋授青

西賊知懼送款請和至有骨寒膽破之謡雖韓范之功亦尹洙狄青之助也南征智儂武襄總帥夫凡所辟置素有人望皆平日所與以為可用者於是成破賊之績智高叛命孫沔招撫沔大受請託所與行者朱從道鄭續歐陽乾曜之徒皆險薄無賴於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狄公青所辟取者皆青之素所與以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　西鎮陜蜀張魏公出帥矣尤以總攬豪傑為務劉子羽善謀吴玠善戰趙開善理財一時名士皆集麾下於是成中興之業　張魏公西行任陜蜀之計辟劉子羽參議軍事尤以搜攬豪傑為先務一時奮勇義氣之士皆集麾下吴

玠為統制弟璘領帳前親兵趙開為轉運善理財治茶塩酒法而民不加賦今之三邊正急材之秋也諸豪鷹附正勞鎮撫遺黎蟻慕方切安集運籌畫策非已見之所能制敵禦戎豈獨力之所任唐諸鎮名賢之禮本朝帥閫辟屬之書今日用之宜也然巧於營進者指謂捷徑志在速化者因生妄心扳援肺腑未免委曲之私勢要夤緣至歷經營之計剗削未足姑從寄徑考任既滿復生他圖未施賛畫之勞復以究轉而去嗟夫邊陲地重非應酬之物軍國務劇豈致曲之

階必也增重厥選謹擇其材庶無負朝廷責望之意若昔狄武襄有因貴近而從行也青則曰從能擊賊不敢不請往而不能則軍中法重青不敢私聞者遂沮初朝廷命狄青平廣南始受命有因貴近求從青行青曰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者往不能擊賊則軍事法重不敢私也聞者大駭范文正辟歐陽公於幕下也脩則曰吾嘗論救范公豈為己利遂竟不往言行録歐陽脩傳今之總戎佐幕均以二公為念則奏辟公矣仲連飛書燕將自殺陳琳草檄魏祖愈風必有若人者出矣白氏六帖

## 流品

漢科目未立流品無别似雜矣而任用未嘗不嚴也唐科目既詳流品已分似清矣而任用未嘗不混也漢制子弟能自脩則以為舞人周禮大胥注漢大樂律曰除吏二千石至六百石及關内侯到五大夫子先取嫡子七尺以上年十二到年二十顏色和順身體脩理者以為舞人郡國好文學則以為博士弟子公孫宏建議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令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輒課補掌故或以孝悌力田賢良方正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文帝置賢良科自晁

錯始

或以貲筭得官入粟拜爵（如張釋之以貲為騎郎卜式輸財封侯之類）或以父兄保任公卿薦舉（如汲黯以任為太子洗馬又田蚡薦人起家至二千石之類）其他注曹縣吏（趙廣漢尹翁歸皆以郡吏獄吏）給事幕府（如蔡義任霍光幕府之類）上書公車者皆足為進取之計（東方朔嚴助皆上書待詔）蓋是時不為科目故流品所以無別也然入仕之始亦自有品節存乎其間嚴助朱買臣疏廣以明經文學進則除博士大夫侍中（嚴助傳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嘉助權為中大夫　朱買臣傳名見說春秋言楚辭甚說之拜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　疏廣傳少好學明春秋名為博士太中大夫　平當傳當明經為學士

夏侯嬰公孫賀衛綰以材武勇猛進則除太僕中郎驂乘夏侯嬰傳以縣令史為高祖使為太僕甞奉車公孫賀傳少以騎士從軍數有功武帝即位遷至太僕衛綰傳以戲車為郎事文帝功次遷中郎將云云張湯以法律進身則先以法官處之故湯為內史丞相掾薦補侍御史復為廷尉皆法官也本傳先使書獄後為長安吏給事內史為甯城掾武安侯田蚡為丞相名湯為史薦補侍御史後為廷尉云云黄霸入粟補官則先以財賦處之故霸始以卒史領郡穀錢計簿正察補河東均輸長皆掌財也本傳武帝末以待詔入錢賞官補侍郎謁者坐同產有罪劾免後復入穀沈黎郡補左馮翊五百石卒右馮翊以霸入財

為官不書右職使領郡錢穀計簿以廉稱察補河東均輸長此任用未嘗不嚴者也

唐制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由天子自詔者曰制舉唐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禮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他如子儀除左衛長史則自武舉異等進本傳李朝隱擢大理則自明法中第本傳裴耀卿遷秘書則自童子中選本傳蓋當時皆由科目故流品若清也然任用之際無所區別調馬賤工鳴玉於縉紳之間馬周傳士長通白明達本樂工韋槃提斛斯政本無他材獨解調馬今超受高

賞與外庭朝會鳴玉曳履臣切恥之伎藝雜術濫進於翰苑之所唐翰林院有碁工畫工皆待詔普思方士玷名秘監桓彥範傳云俄墨敕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彥範言不從朝恩叨室濫職國子魚朝恩傳朝恩中人為國子祭酒王毛仲特牧隸耳至為開府本傳毛仲善牧馬後為開府儀同三司王叔文本碁工耳得入戶侍本傳叔文善碁待詔後得寵為戶部侍郎此任用未嘗不混也甚矣流品不可不嚴也國朝閹宦不預機務之職雜流不厠貂蟬之列世賞不任儒科之選其視漢唐何如哉漢能嚴於終不嚴於初唐能別於初不別於

終此所以不及國朝遠矣是故衛得仁不與授上佐曰彼伶官也不可處士人資望也開寶八年教坊使衛得仁求領郡上曰伶人為刺史乃莊宗失政止授大樂令陳舜封不與授殿直曰彼倡優也不可任清望官也淳化五年大理評事陳舜封為殿直舜封父為伶官舜封舉進士及第佐望江主簿轉運使言其通法律宰相以補廷尉屬因奏事言辭捷給舉止類倡優上問誰之子舜封言其父上曰此其雜類豈可任清望官宰相不為國家澄汰流品之所致也遂改殿直唐之樂工曳履得無愧乎見上寧置宣政而不予宣徽曰吾不寵內侍也昭宣使王繼恩平蜀賊有功議為宣徽使上曰宣徽執政之漸別立宣政使序位在昭宣使之上以授之寧置崇

班侍禁而不予供奉殿直曰吾不私近臣也淳化三年詔置内殿崇班在供奉之上左右侍禁在殿直之上以供奉殿直有四十年不遷者故特置崇班侍禁之目以授之漢之官官典中書不亦悉乎漢宣帝置中令僕命宦官為之時恭顯任職劉明恕走吏也雖為望郎不與陞階言行錄云堂吏劉明恕宰相以其服勤歲久官為望郎引樞密使都承旨例將異其禮王旦以政府表則之地不宜隳舊典且諸羣吏晨謁之際獨俾不升復援恩例改二品服公皆以為不可趙自化醫工也雖為醫長不與遥郡景德初雍王元份洎晉國公主並上言趙自化藥餌有功請領遥郡真宗以自化為尚食使居太醫之長不當復請令樞密裁之伎術無得佩魚别士類也天聖二年翰林侍詔王元度纂勒真

宗御書得紫服求佩魚上曰先朝伎術官無得佩魚所以别士類也後又乞正官出職曰伎術人若除正官則品秩流

伎術官有止法别清流也嘉祐三年詔嘗為中書樞密諸司吏人及伎術官出職者無得任提刑及知州軍軍班出身至正任方得知邊要軍州

噫此固雜流之别耳若進士第一人遷司諫三人及第并制科遷祠部進士出身遷屯田世賞遷虞部夫司諫祠部屯田虞部特今之一朝奉郎也而甄别若此何嚴耶

官制舊典云舊制狀元初為將作監丞一任遷右司諫起居舍人兵部員外郎三人及第併制科一任同自太常博士遷祠部度支司封員外郎進士出身自太常博士由都官職方員外郎世賞自國子博士轉虞部駕部員外郎　又左右司諫侍御史

工部祠部主客屯田虞部水部員外郎後為朝奉郎六曹侍郎其遷不等侍從臣寮自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夫六曹侍郎特今之一正議大夫也而甄別若此何嚴耶王隱言正議大夫舊六部侍郎是也官制未行以前侍從臣寮自禮部遷戶部戶部遷吏部常調臣寮自工部遷刑部刑部遷兵部三遷凡十二年今日通議大夫一遷即為正議大夫噫祖宗立法固嚴矣其亦大臣維持之功歟堂吏除貟郎赴慶節之會此細事耳而王公旦以為不可天禧元年詔金部員外郎提點中書制敕五房劉明恕自今遇大禮慶節許依樞院都承旨例上壽仍赴宴會如更舊制注云

祥符六年王旦言不可

閹官帶遥郡預殿上之宴此末節耳而何剡以為不可何剡上仁宗曰閶闔門進紫宸殿宴坐圖入内都知王守忠在任景宗下預坐閤門儀制惟正刺史遇宴會許列殿上今以守忠帶兩使留後便依正官例預宴自今凡帶遥郡皆合殿上預坐僭壞甚莫

嗚呼一進退出處之末等級品節凛然難犯况於名器假人乎漢唐陋政視此有愧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五

#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六

宋 林駉 撰

## 敬臣

古之待臣也貌敬而心亦孚後之待臣也貌親而心實疎嗟夫君臣相處不可有一毫之偽也夫茍畜之如犬馬視之如土芥疾之如冦讎此固不足語接下恩禮之道若外有出門見賔之禮而内懷疑忌之心陽為盥手納疏之誠而陰有沮抑之意其視犬馬土芥冦讎之見

相去一間耳豈其本心哉是故古者改容而見三公無矯情也下車而拜昌言無薄心也齋戒受諫登拜賢書又非區區笑貌也蓋臣鄰賡歌温乎家人之唯諾詩書勸戒甚於師弟之告語平時會遇精神無間故於降接之際無往非誠初非有所矯飾也所謂古之待臣貌敬而心孚者非歟自尊君卑臣之分嚴而情不通秦紀自騎項踞洗之意形而禮愈薄漢高祖騎周昌項溺酈生冠間有温顔降體之施又非中心之誠然噫可嘆也劒履上殿非不誠

也而械繫之辱且不能免蕭何朝禮益莊非不重也而詔獄之嫌至不能脫周勃長沙之謫已行而前席之問徒切賈誼淮陽之驛既遣而避帷之敬徒施汲黯麟閣不名大臣之禮厚矣胡為有赤族之慘霍光凌煙賦詩諫臣之寵至矣何為有仆碑之咎魏徵山南夜詔喜見顏色卒莫去其追仇盡言之恨陸贄曲江召宴愛形詩章終莫逭其信讒投閑之譴裴度所謂後之待臣貌親而心踈者非歟嗚呼尊事黃耇行葦有詩敬體臣下中庸有訓此三代聖人

之家法秦漢而下泯矣不有聖世其誰嗣之乎我朝曹彬諸公終始眷禮無絶之頃至親幸其第而不怠其視盟血未乾狗烹就戮者遠矣言行録曹侍中彬將至絶太宗親臨幸之問以後事對曰臣無事可言固問之對曰臣二子璨與瑋材器可取臣若内舉皆堪為將魏公定策兩朝略無疑隙至不容中丞之輕議其視顧命少主驂乘致疑者異矣見上士自一命以上不輕誅戮言者得罪且有遣使護送之禮其視縉紳有過髡鉗相望者不可同年語矣唐介為臺諫論文潞公燈籠錦事謫居英州潞公亦判許州仁宗遣使護介至謫所趙中令

開國勳舊鼎鐺有耳小臣萋斐則出之左遷曰不如是非所以尊國政也雷德驤劾奏普上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遂黜德驤文潞公累朝德望三至中書廷臣輕毀則出之外郡曰不如是非所以重元臣也見上一疾之瘳則爵賞醫者建隆三年王溥范質相繼卧疾上命翰林醫官王襲宋瓊視之溥質皆愈上喜以襲為光祿丞瓊為都水監主簿一疾之瘳則親剪其鬚慶歷二年呂夷簡感風眩手詔曰古者鬚可療疾朕以賜卿以君見臣有定儀也而肅然拱揖敬之不亦至乎言行錄呂端傳真宗初即位每見公肅然拱揖不以名呼常召見便殿訪軍國大事皆有條理上甚嘉納以臣

拜君有常禮也而特命毋拜愛之不亦篤乎治平元年詔曰自今視事畢不進食即御經筵故事講讀畢拜而退上命勿拜後遂以為常呼學士而不名重經筵也丁度在經筵仁宗每呼學士而不名呼侍中而不名重宰臣也韓琦見上未嘗呼名只呼侍中半夜親幸示殊恩也開寶元年一夕大雪久而聞叩門聲甚異亟出則上立雪中普皇恐拜迎上曰已約吾弟矣已而太宗至即普室設重裀地坐熾炭燒肉普妻行酒三日一朝示異禮也呂申公三日一朝噫君臣相處豈為是不切之虛文哉御宴賦詩脫略邊幅仁宗朝嘗賜侍臣宴或賦詩釣魚為樂講筵論經誠意交孚相與之無間則相待之愈厚內心之

無疑則外貌之益敬與後世矯情飾容者萬萬不侔矣

嗚呼盛哉抑又論之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蓋君臣報施之禮然也神宗以師臣待安石蓋非常禮也毋使上知至形私書豈毫髪不敢欺之意耶王安石除相神宗常以師臣待之後吕惠卿反覆王氏以安石嘗有私書有毋令上知之語遂呈上上亦疑之高宗以太師處秦氏亦非輕禮也和議誤國至今非之豈犬馬報君之忠耶秦檜自敵中歸敵以船載其家屬後檜除相力主和議遂害岳劉之將敵使通好有毋易首相之約中與本末噫若人也其不愧有君如此其

忍負之之戒乎

## 全功臣

龍蛇一章君子所悲晉文公反國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縣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升天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狗兎數語識者憾焉韓信因縛雲夢曰狡兎死走狗烹甚矣功名之難全也噫有由矣盖君之視臣固不可有始敬終慢之心而臣之保身亦不可無急流勇退之節君臣相處未能兩盡其義此誅戮竄逐之禍相望於後世也夫當國步多艱之秋為君者促席

而問謀握手而畫策封以大都名城而不靳啖以厚禄豐爵而不吝迨夫禍亂既平遂起厭薄疑忌之心小則為介子推之不及禄見上大則為蕭相國之械繫本傳嗟夫天下無事名為功臣必至屠戮不幸有卒然之警緩急之際誰實頼之此為君不可無保全之仁也夫欲垂名於竹帛之時為臣者冒矢石而不辭處風波而自任瞿然君之不吾信戚然君之不吾用迨夫稍有微勞常有要朝廷之心輕則為光弼之不朝魚朝恩程元振用事日謀有中傷李光弼

及來稹為元振讒死光弼愈恐吐蕃犯京師代宗詔入陜光弼畏禍遷延不敢行及帝幸陜猶倚以為重數發問其母以解嫌疑重則為𩨒布之怨望本傳嗟夫立人本朝以功名自見乃臣子之職分其可怙功矜能自貽伊慼耶此人臣不可無自全之智也嗚呼三代而下駢首就戮不得老牖下者此雖其君疑忌之過亦其臣之不能脫然自保也歟惜哉且勾踐卧薪嘗膽誓雪吳恥蠡種相與戮力蓋同甘苦共患難也吳國既沼之後范蠡扁舟五湖蕭然遠遁不失為陶朱公之樂大夫種不能見幾與

長頸鳥喙為終始卒至一死而後已雖勾踐固不足與同逸樂惟范蠡能免而大夫種不能者亦其明哲不足矣（史記本傳）漢高祖百戰間關誅秦蹙項韓張比肩漢庭蓋左右手之不容釋也南宮行封之後留侯尋盟黃石從遊赤松甘為辟穀之怪淮陰不能歛隱陳兵出入卒至偽遊之劫雖高祖固少恩人然留侯無恙而韓信就擒者亦其自啓疑心矣（西漢本傳）大抵土龍芻狗重於方禱之初而賤於既禱之日為君者固以是而自戒養虎馳熊

咆哮聲勢於指獵之時而削落爪牙於無事之頃為臣者其可不以是而自儆哉不然文帝能詔獄於木強之周勃而不能及於多智之陳平孝宣能赤族於驕蹇之霍氏而不能加於謹重之安世豈獨其君之失耶並本傳不觀國朝保全之義乎石守信斬艾蓬蒿芟夷根據蓋平亂勲臣也我太祖陪宴京師眷留邸第老死無憾焉噫太祖之恩固厚矣而守信等乞觧兵權兩無猜嫌其自全亦智也本朝事實太祖召石守信王審琦等飲酒酒酣上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好田

宅市之為子孫立永久之計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明日皆乞解軍權以散官就第　又蔡氏官制皇朝革方鎮之患召諸鎮于京師款陪游宴各賜邸第以留之

趙中令金匱藏書鼎鐺有耳蓋開國勳舊也我太宗追念故績召居揆席始終無怠焉噫太宗之恩固厚矣而趙中令臺論斥劾略不敢肆其自畏亦甚也　雷德驤劾奏普上叱之曰鼎鐺尚有耳汝不聞趙普吾社稷臣乎又昭憲太后敕太祖曰汝萬歲後以次傳之二弟則并汝之子亦獲安矣太祖曰敢不如母教太后具召普於榻前為約誓書普書紙尾藏之金匱後太宗開金匱得書復召為相

曹彬平江南之功偉矣寧賜數萬緡之鏹毋寧除使相之職抑之所以全之

也彬亦謹畏自喜不敢過望終有二子將壇之登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為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為使相安肯復為朕盡死力即賜錢二十萬緡而已後彬二子皆登將壇

狄青破嶺南之績厚矣寧賜諸子之官毋寧任樞使之寵靳之所以愛之也青亦晚節喜書尤好節義終不為童謠之惑狄青平嶺南智儂還上欲以為樞使同平章事龐籍曰今青雖有功未若曹彬之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立功將以何官賞之陛下若謂賞功未盡宜更官其諸子後青除樞使是時范蜀公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總一般只有汾河非子岸以青為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之子應之曰此唐

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相疑耳後范文正公以左氏春秋授武襄武襄晚節益喜書史尤好節義不特此耳張魏公走烏珠平湖寇破劉豫渡江之所恃而無恐者異時和議一唱百計中傷而高宗且曰朕待魏公有加終不為浮議所惑此言豈易發耶然魏公今日上表而待罪明日奏疏而乞骸未嘗貪心於功名也本傳韓忠武王殲苗劉鏖大儀拓東海中興策勲之為第一者異日權臣當國舉朝所憚而高宗召讌禁苑情同家人歲時賜予相踵不絶此禮豈易得耶然韓王

從燕於杖屨之樂放意於林泉之間若未嘗有權位也

高宗云韓王起西陲布衣杖劒從我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爭光平全蜀夷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摧烏珠鏖大儀拓東海扞陽楚震淮揚所當無非勍敵而功益不可及秦檜用事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麗為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

又高宗數召王同家人燕于苑中眷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劒其他賜予勞問相踵晚以王公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絶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扶屨幅巾放意林泉壺觴自樂若未嘗有權位者

夫惟祖宗之所以待臣下者既無一毫厭薄之心勲舊之所以自待者復有退然不矜之意宜乎勒功鼎彛光映千古指誓山河延及後嗣三代以下所未見也

詩云錫山川土田于周受命祖宗有馬又曰明哲君子以保其身先正有馬

吏責

婺不恤緯而憂王室野人食芹猶念至尊嗟夫士夫僭人之爵立人之本朝而不以國家為任不愧於古君子豈不愧於若人乎自夫人以任怨為嫌也栽培桃李不植荆棘而國家之事不樂為自夫人以嗜利為念也當愁醉醲當飢飽鮮而國家之事不肯為自夫人之畏事

也仗馬緘默轅車局促而國家之事不敢為三者曰錮于中而愛君憂國之念薄矣嗚呼曷不觀伊周之存心乎桐宫之事天下所未見也而伊尹處大疑而不恤任重責而不顧攝政之舉當時所駭聞也而周公居流言而不嫌坐羣謗而不變異時衆論退聽上天震怒而伊周之心對越無愧蓋天下之利害其怵迫乎吾前者何其多也而惟揹其身則足以當之而無懼天下之議論其動揺乎吾聽者何其不一也而惟守其心則足以居

之而不疑伊周之所以任此者惟所指者身所守者心而已縱使流俗未能知之有識之士其不知之乎天下未能諒之天地鬼神其不鑒臨之乎夫如是何憂何慮而不任其責哉伊周遠矣漢唐臣子其負人國家事者何多耶王氏染指漢鼎正臣子死事之日數千士夫爭獻符命無一人敢言其非而能抗虎狼之勢者惟劉宗老一二臣而已通鑑平帝紀王莽簒政士夫如劉歆之徒以宗室爭獻符命　又劉向傳向嘗顯訟宗室譏刺王氏為王氏居官者所持不遷禄山唱亂漁陽正臣子赴難之

秋二十四郡望風披靡無一義士敢抗其敵而能禦犬羊之醜者惟顔魯公一人而已曾謂國有人乎通鑑元宗紀時海内承平百姓累世不識兵革猝聞范陽兵起遠近震駭河北皆禄山統内所過州縣望風瓦解或開門出迎或棄城竄匿或為所擒戮無敢拒之者初平原太守顔真卿知禄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濠料丁壯實倉廩禄山以其書生易之及禄山反牒真卿以平原博平兵七千防河津真卿遣平原司兵李平間道奏之上始聞禄山反河北郡縣皆風靡歎曰二十四郡無一義士耶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顔真卿何狀乃能如是此無他任怨嗜利畏事之念切是無怪乎視已為重視國為輕也我朝諸公處事何其有勇為而無退避耶澶淵之

役中外震驚欽若堯叟輩第保身而不暇他計萊公親扶日轂屹然山立卒使遼人幾無匹馬隻輪之返萊公何勇哉契丹寇河北諸郡震動天子北巡至澶州敵騎已過魏府矣上不欲渡河駐南澶州陳堯叟勸之蜀王欽若勸之金陵寇準勸上北渡高瓊贊之既至澶州士氣百倍會有飛矢射其統軍殺之契丹遂請和和議成諸將請設伏邀擊可使敵匹馬不返萊公勸帝勿從縱敵歸國以保盟好至三十九年不敢窺邉蕭英之聘敵情叵測夷簡殊輩第畏首而不敢輕議富鄭公啣使北庭片言伐之而活南北億萬生靈之命鄭公何壯哉慶歷二年契丹聚兵境上遣蕭英劉六符來聘仁宗命擇報聘羣臣皆莫敢行乃命富鄭公報

聘見遼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勸用兵者皆其身謀非國計也遼主大悟令歸以誓書來富公再使以國書與口傳之詞不同還奏仁宗召夷簡問之曰恐是誤當令改定富公益辯論不平仁宗問晏殊殊曰夷簡決不肯為恐誤耳富公曰晏殊奸邪黨夷簡富公晏公之壻也其忠直如此蘇公頌之曰北至燕然南至于河億萬維生公手撫摩

慶歷天子銳意太平范公陝西召還慨然以整飭紀綱為任寧薄任子之恩而不恤僥倖者之謗寧寡磨勘之法而不顧朋黨之論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人望所屬拔用護邊及夷簡召還賴以為治然規模闊大論者以為難行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寡僥倖者不悅於是毀謗浸甚而朋黨之論滋不可解

元祐天子

變更新法司馬洛中召用舊然以拯溺救焚為意寧遂熈豐之黨而不念異日之禍寧罷青苗之法而不忌小人之怨范鎮遺事元祐初范鎮語宇文邦彥曰事有太甚者恐他日為朋黨之禍予先語君實不吾信也又聞見錄哲宗即位溫公當國悉改熈豐舊事或曰舊臣如呂惠卿章子厚輩皆小人他日有以父子之義間上則朋黨之禍作矣光正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遂改之不疑君子謂光之勇孟軻不如若曰參用熈寧舊臣共變其法實光所不取也夫以寇公鄭公處國勢危疑之秋廷臣畏避之際力如此其艱也范公司馬當黨論方熾之時小人伺隙之日勢如此其逆也然四君子不忌不嫌

以身當國初不知其艱且逆噫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愚意諸賢其伊周之流歟又有甚於此者凡人之告老而歸也優游晚齡顧戀私計固無預乎時政之議而杜祁公雖謝事家居憂念世故見於顔色夜不能寐殆有甚於居朝之日言行録及東都事畧凡人之罹讒而去也放意林泉陶情麴蘖往往有抑欝不平之氣而劉莘老方竄逐中惟謂當途者能顧人國事絶不言人之擠排而已之困躓初無異於守官之初言行録凡人處生死之變也悲

嗚躑躅未有不念身後者而呂獻公忍死謂平生故人以天下尚可為曾不念其身之病而子孫之貧也言行錄嗚呼前輩或於休退或於竄逐或於生死之際而其積心措慮皆無頃刻而不念國家事況於居官任責得行其事乎今之君子嘗加意於此否也噫高若訥不救仲淹之貶而歐陽脩終不貸若訥之過仲淹因論劉后事貶饒州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救仲淹若訥言仲淹貶職臣不敢妄有營救今歐陽脩移書責臣不能辯仲淹非辜恐中外聞之謂天子以意遷逐賢人所損不少貶為夷陵令西京留守推官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四賢指仲淹靖

洙脩不肖斥若訥鄒浩未辯孟后之事而曾誕已不恕鄒浩之譏四朝國史曾誕與右正言鄒浩善友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使力請后浩不報及浩以諫立劉后南遷誕著玉山主人對客問一篇以譏之論者或以比韓愈諫官論然則士大夫不能以身任責其能逃天下之公議者寡矣可不勉哉

## 諫諍

甚矣諫之多端也犯顏逆鱗叩頭流血其名曰直宜也鄒浩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程氏遺書張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引裾折檻之人范公

之所憂東軒筆録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為諫官四人立引石介范公曰介性好異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少拂其意則引裾折檻叩頭流血主上無失德朝政亦自脩舉安用如此諫官也是直或議其激也和容愉色微言婉辭其名曰諷可也李文靖以容啓為讒佞深切惡之龜山語録真宗問李文靖曰人皆有容啓而卿獨無何也對曰臣待罪宰相公事則公言之何用容啓夫人臣有容啓者非讒則佞臣常惡之豈敢效尤心知其非而辭辯不及者雖趙公槩不免於譏長編范純仁遺荊公書曰參政鄙老誠為因循之人棄公論為流俗之語曽相公惟務雷同一切詭隨趙參政心知其非而辭辨不及凡事不能力救此皆朝廷大臣所為安得政令之無失是諷又疑其佞也嗚呼直既不

可諷又不可然則君子將安從哉曰臣子之存心貴乎忠進言貴乎誠吾其果忠且誠乎則直者必諒其披肝露膽之真諷者必鑒其遇巷納牖之道否則借忠自文托誠自效是二者皆不免或者之議昔龍逢比干之諫也有過必面折有失必力指不顧其剖心之誅以此為直夫奚疑傳說周公之諫也不直達其隱不明指其事隱然於詩書規諷之旨以此為諷夫奚譏噫有傳周龍干之志則可無傳周龍干之志則為激為佞也後之為

臣者吾懼焉以直自許者斬錯之爭間者毛竦或疑其為復讎之舉袁盎折絳之許言者生氣又疑其不忘呂禄舊時舍人之恩袁盎越職抗議似慷慨也陰為黨王氏之謀谷永傳叩墀死爭若髙亢也第欲附逢吉之意劉棲楚嗚呼勸秦鑿渠意在利韓曽謂直言足信乎能如汲長孺面折廷爭者幾人哉本傳以諷自名者子虛之作鋪張景物適啓神仙之想司馬相如羽獵之賦僞言車騎反滋游樂之心楊雄通西南有書未必助君宣化而窮兵之念已動

司馬相如得寶鼎有對未必規君修德而封禪之舉已萌吾丘壽王嗚呼曲終奏雅不免於勸曾謂諷諫可聽乎能如魏鄭公嫵媚規正者幾人哉本傳噫析圭儋爵立人本朝俯伏於冕旒之前愛敬泯於廟堂之上天地鬼神昭布森列不可誣也愚謂進諫之道不問其直不問其諷而一念之誠對越無愧可矣正容極口直而不激托辭寓意曲而不倨若人不易得也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其惟國朝諸公乎伏閤奏事叩鐶呼聲非好名也明道二年郭皇后見廢司

諫范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郭勸馬絳段少連宋祁劉渙詣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叩銅鐶大呼奏簡奏臺諫伏閤非美事乃逐之**挽衣苦諍叩榻抗論非褊心也**記聞太宗時冦萊公為員外郎奏事忤上旨上拂衣起公手引上衣令上復坐決其事然後退上由是嘉之嘗曰朕得冦準如唐文皇得魏鄭公也　又石介聖德詩惟修惟靖立朝巘巘言論磥砢忠誠特達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叩于榻**寜為英州之行而必奪寵臣之命**名臣傳張堯佐以姪女有寵一日驟遷四使唐介引楊國忠為戒又與諫官論列宰奪兩使又言宰相文彥博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位宰相仁宗大怒後謫英州**寜為雪堂之游而力沮新法之行**蘇軾論新法事與王荆公不協出守黄州團練使作雪堂**一疏未去凡十八疏言之而不已**

夏竦受樞密使凡十八疏爭之奪其命代以杜衍一確未竄至十餘章詆之而愈厲言行錄吳處厚上蔡確安州所為誇詩劉安世論奏曰確詩十篇多涉譏訕大不敬時彭汝礪及肇在中書為舍人亦皆救確劉公曰上自執政下至堂吏確之黨與殆居其半又與梁燾吳安朋詩同上疏力爭疏十餘上始竄確於新州風力愈勁者目為擊鶻王素居臺諫風力愈勁帝曰真御史也議者目公為獨擊鶻廷爭不回者稱為殿虎言行錄劉安世正色立朝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或至四五殿庭觀者皆汗洩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目之曰殿上虎此其風采壁立雖鼎鑊不避也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數君子有焉侍從規諫不爭口舌

非循默也寶訓歐陽脩為翰林學士仁宗一日見御閣春帖子讀之曰歐陽之辭也及悉取宮中帖子閲之舉筆不忘規諫真侍從之臣也

經筵開陳色温氣和非容悅也元祐初伊川謂温公曰經筵得范淳夫來尤好順自度之温潤之氣淳夫色温而氣和可以開陳是非

辨錫王勇智之語聞之為戒神宗御經筵呂公著講天乃錫王智勇上曰何以獨言勇智公曰仲虺稱湯能伐夏救民故以勇智言之然聖人之德當如易所謂聰明睿智神武而不殺者時上富於春秋故公以好勇黷武為戒

論酣酒嗜音之句聽之首肯此借經而諭也范祖禹講尚書內作色荒外作禽荒酣酒嗜音峻宇雕墻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講畢再誦此六句却立云願陛下留聽哲宗首肯再三

論蘇秦約縱則曰無益於治熙寧元年光讀通鑑

至蘇秦約縱事上曰蘇張掉三寸舌乃能如是乎光曰秦儀縱横無益於治臣存其事於書者欲見當時以辯說相高所謂利口覆邦家也上曰卿每有幾諫論嗇夫利口則曰惡其覆邦年三讀張釋之論嗇夫利口光曰孔子稱利口之覆邦家夫利口何至覆邦蓋人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則君從其言是則邦家之覆誠不難矣此托史而箴也宮禁之帖時惠卿在坐公專以此斥之

特被除祈祝之辭耳因詩章而含規諷何婉耶高宗時綦崇禮言歐公立朝以諫諍為心若春日帖子蓋宮禁門户祓除祈祝之辭異時作者不過頌德歌功而已至脩乃中含規諷嘗讀脩之辭有曰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勸上以用威斷也云云

告老之章特休退辭謝之意耳因身疾而喻朝政何誠耶呂獻可病自草章乞致仕

曰臣無宿疾遇為醫者用術乖方率任情意差之精辨禍延四支非但於跌盭之苦又將虞心腹之疾雖然一身之微固未足恤其如九族之托良以為憂蓋以一身之疾喻朝政之弊也此其旁入曲諭雖風雅不過也詩曰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數君子有焉嗟夫先正之善諫固也然天子信其心當時服其誠天下後世知其忠所以與後世自文者異矣不然王金陵議事上前如朋黨爭辯不少降氣直矣司馬光與王介甫書介甫素剛直每議事於人主前如朋黨爭辯於私室不少降志氣呂惠卿進讀布法象魏以為變法之説婉也呂惠卿進讀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此先王之法有一年變

者然私書欺君王介甫有毋令上知之書後惠卿以此呈上新法誤國其沽直賣諛之詐識者以先知之噫有君如此其忍負之王呂豈能逃萬世之議哉

隱逸

古者逸民之行有三上焉者出處進退關係天下雖萬乘不得而臣其次高舉遠遁不累利祿使天下常高其風又其下托隱自媒詭祿求顯故始為人喜而終為人厭也嗟夫逸民一舉天下歸心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遯

之時義大矣哉未可以一二而疑天下士矣故方埋光而隱英風清節可以激頑薄之習如西山薇蕨照映千古至春秋末造猶知有君臣之義桐江一絲扶漢九鼎雖姦雄終身垂涎不敢染指及脫迹而進碩德重望可以救衰微之俗如莘郊之耒方釋而雲霓之望已蘇渭水之釣方投而塗炭之苦已極所謂出處進退關係天下者此也若適意江湖草芥功名陶情畎畝浮雲富貴詠詩於霸陵之鄉東漢梁鴻與妻孟光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為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採

藥於武安之山臺佟隱於武安山採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擲楯而嘆耻役
亭長逢萌家貧給事縣為亭長既而擲楯嘆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去之長安時王莽殺其子岸萌
曰禍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都城門光武詔書召不起解綬而歸羞為折腰陶淵明四
明狂客雖貴宦而不顧賀知章棄官徒步歸鄉里自號四明狂客少室山人
至三詔而不起唐李渤三詔不起自號少室山人隱於一室掩耳世事
雖不鉛刀一割不猶愈於朝扣秦關暮遊燕壁奔競於
利祿之場者乎所謂高舉遠遁不累利祿者此也至放
利之徒以遁迹為假途以逃名為媒身足崖壑而志城

關迹泉石而心軒冕元纁方聘坐索高價蒲輪既至浸渝初心故隱居終南者有捷徑之言盧藏用號曰處士者有盜名之陋東漢此軻書所謂鄉原唐史所謂假隱者寧不為夷齊之罪人乎唐隱逸傳序放利之徒假隱自名以詭祿仕肩相摩於道至號終南嵩少為仕途捷徑高尚之節喪焉故曰托隱自媒詭仕求顯者此也雖然舉秀才不知書舉孝廉濁如泥自古誠不免有此然不可以此例薄之國朝以禮賢為家法束帛安車相望於巖穴之下而諸君子或出而濟世澤民或隱而毓德

脩行清風凛凛萬世可敬王昭素若行怪之人也愛民一語銘書御屛開寶三年召處士王昭素見便殿訪以民事所言無隐又問治民養身對曰莫若愛民寡慾上書之屛几陳布衣若幻惑之流也致治數言有裨君政雍熙元年召華山隐士陳摶入見上加禮重送至中書宋琪問曰先生脩養之道可以化乎摶曰摶不知黄白之事吐納之理主上真有道之主正是君臣恊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修煉無出於此琪上其言上喜號布衣先生魏野逸行見於烹茶鶴避煙之詩章聖遣使詔魏野野聞使至留詩一聯于壁而遯去云洗硯魚吞墨烹茶鶴避煙使還以壁間詩對章聖曰野不來矣遂不召林逋高節寓於曽無封禪書之句林逋居西湖二十年未嘗入城臨終賦詩有茂陵他

日求遺藁尤喜無封禪書之句曾關於國體則种放之時議有奏宋唐之建儲有諷淳化三年召終南山种放景德四年復召祥符二年放歸上作詩賜放羣臣皆賦杜鎬誦北山移文譏之時有嘲之者曰不把一書裨萬乘只乂兩手揖三公八年卒録其姪學究出身先是有譏放術黙上曰放言事甚衆但外庭不知耳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又嘉祐元年草澤宋堂為助教堂雙流人性宕蕩擬陳子昂感遇詩諷上建儲事益於經學則孫復之春秋發微代淵之周易旨要慶歷二年以孫復為國子直講復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又皇祐四年以代淵為祠部員郎淵嘗進士甲科遂致仕著周易旨要南山三友縉紳力薦高澤從种放隐終南山與張蕘許邵勃號南山三友冦萊公薦之辭不起白衣御史學校起敬

慶歷中石介在太學召之州草澤何羣為學長羣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為白衣御史益州逸士力舉故事之當行康定中益州隱士張俞上宰相呂夷簡書云閤下宜舉太祖太宗之故事開導天子之聰明云云呂夷簡謂俞所言郭元樞不如河南布衣屢有偽命而不應靖康初召河南布衣尹焞授和靖處士劉豫僭位招以厚禮焞逃去蜀高宗召授崇政說書草澤之間緼袍之內清節榮耀至今猶起人歆慕之想嗚呼孰知尤有大可重者乎康節先生當世重望也皇極經世繼續彞倫先天易圖啓鑰奥蘊異日新法之行州縣騷然諸賢能寛一分之言門生故人皆行好事豈非

學道愛人之術歟嘉祐中康節先生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送誥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至熙寧初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先生嘗著皇極經世書先天易圖傳於世至熙寧三年新法行天下騷然州縣殆不可為矣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劾而去何益伊川先生天民先覺也講筵之論君德日進經學之傳後進世守異日渡江之際國勢如綫門人如楊如尹發揮正傳復壽國脉巋然如靈光之獨立豈非講明道學之功歟之二公者退則有夷齊高尚之節進則有伊呂格天之業豈可以晨門

荷簣者比耶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郎又以通直郎除崇政殿説書先生因乞令講書以參六日上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性又明道語録初明道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随人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辭焉又靖康改元建炎高宗即位召楊時尹焞二人皆先生之高弟若夫常秩之未至也人期之既至也人鄙之新法之行秩與有力雖介甫亦心知其為人其有負側席之意多矣熈寧二年詔舉遺逸呉充祖無擇薦康節潁州薦常秩康節辭不起常秩以職官起時王介甫方行新法常秩賜對盛言新法之便乃除諫官至待制介甫亦心知之愚故曰康節伊川二先生之行上也魏野林逋諸君子之操次也而常秩則

下馬耳

文行

德行一科首居文學卓行等傳特先文藝唐史嗚呼文行之有別也尚矣蓋自學術大明正論不欝比屋皆可封之人人人有君子之行凡發而話言詠而情性皆出於中心之誠故康衢之謡發於童子之口風雅之什出於閭巷之間則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及斯時也有德行而無文章吾道未墜叔世迭興東魯聖人為文主盟後

之議論不本於孔氏則厭常喜異不足以垂後世之訓文章不祖於六經則夸多鬭靡不足以該天下之理故軻書七篇貴仁尚義蘭陵一書尊王黜伯莫不謹守其家之法度斯時也先德行而後文章迨一變於戰國縱横之學再變於焚焰之禍文氣煙欝學術淺陋間以能文鳴於世者用工靡麗無補踐履又君子所惡也且漢士登文章之籙者賈之賦鵩司馬之子虛公孫之奏大對揚雄之善詞章鼂錯主父偃王褒枚乘以文詞顯劉

歆谷永以經學著（並漢本傳）豈不橫騖遠駕為漢之翹楚由今觀之興悲湘水適喪良心（賈誼傳）失節臨邛侵虧細行（司馬相如）脫粟濟姦何明經之足尚（公孫宏）投閣招辱何草元之自勞（揚雄）刑名（晁錯）縱橫之學昌齒於儒流辭賦頌歌之作亡裨於諷諭（王褒枚乘）黨王鳳而名節蔑聞（谷永）附新莽而忠義掃地（劉歆）大節不謹他美莫贖馬唐士馳翰墨之場者辭章則柳河東劉中山酬奉則宋之問沈佺期制策則楊炎德裕言詩則李白元稹豈不聲價增重為唐之

巨擘唐文藝傳大歷貞元間美才輩出於是韓愈唱之柳宗元皇甫湜李翺等和之此其極也若侍從酬奉則李嶠宋之問沈佺期王維制策則常衮楊炎陸贄權德輿王仲舒李德裕言詩則李白杜甫元稹白居易劉禹錫譎怪則李賀杜牧李商隱皆卓然以所長為一世冠然甞言之夫子之門以文學為之科何哉由今觀之叔文詀詀小人傾身納交蠅營狗苟卒至竄逐而後悔劉禹錫柳宗元易之怙寵憸夫甘心媚附奴顏婢膝必至取敗而後已宋之問沈佺期誘殺忠良朝野側目楊炎植立朋黨縉紳貽害李德裕統御寡謀無絃鳴鴈落之能元稹孟浪不檢為挺身騎鯨之怪李白言不顧行文章奚工焉若漢

之董仲舒唐之韓退之當於古人求之數陳三策切中帝心（董仲舒）佐佑六經有光帝範（韓愈）使夫人慕山斗之為高遡淵源之自出則不專於文而已嗚呼漢唐諸子猶不免後人之議則晉宋齊梁蛙鳴蟬噪尚何足論哉故嘗論之文弊於戰國暴秦至漢董仲舒則繼道統於垂綫文弊於三國六朝至唐韓昌黎則回狂瀾於既倒文弊於五代末習至國朝則諸公震春霆於已蟄天之未喪斯文也昭昭矣奎星開宋文風振古六十年來旺氣

消文章化入山川手文人才士項背相望祥符間時則楊億劉筠二公為文宗主耳筆力宏壯天下仰慕翰染如飛門人傳録此文之始唱也祥符間劉筠與楊億齊名時謂之楊劉　又石介祥符詔書記楊翰林少知古道筆力宏壯　楊大年每欲作文揮翰如飛文不加點每盈一幅則門人傳録頃刻之際或數千言真一代之文豪也歸田録然因其言而觀其行冊后之舉富貴可立俟也而楊億不奉詔真宗議冊皇后上欲得楊億草制使丁謂諭旨曰大年勉為此不憂不富貴億曰此富貴非所願也乃命他學士草之丁謂之留權要所當奉也而劉筠不奉詔天聖三年丁謂復相召學士劉筠草復相制筠不奉詔乃更召

晏殊殊過筍側面而過蓋有所愧也氣節如此則其文宏壯也宜哉天聖間時則尹洙歐陽公為文宗主耳尹之文則簡而有法約千言為五百在六經惟春秋可當天聖明道問錢文僖守西都起雙桂樓命永叔與師魯作記永叔先成近千餘言師魯曰洙只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又聞見録歐陽修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自謂人曰在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於師魯不傳歐之文得之自然非學所至其自負要似韓愈墓誌景祐初以古文相尚得之自然非學所至　蘇公序歐陽之文曰韓愈之後三百餘年而得歐陽子天下尊之曰歐陽今之韓愈也然此文之方變也因所學而觀所養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

古君子則歐公能言之歐陽公曰尹洙天下之士識與不識皆稱曰師魯盖其名重當世而世之知師魯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材能至於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敢諫為忠則蘇公能言之天聖景祐歐陽子出天下爭自濯磨以通今學古為高以救時行道為賢以犯顔敢諫為忠長育成就至嘉祐末號稱多士歐陽之功居多蘇軾序歐陽公之文集義槩如此則其文簡嚴也宜哉慶歷景祐間眉山之蘇南豐之曾間見層出為文宗主耳讀東坡之文如駕千里之駒而馭以王良造父雖豪縱奔逸不失疾徐進退之宜山谷稱東坡文云云

讀南豐之文如三軍之鼓氣猛獸之扶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有慓鷙奔放雄渾瓌偉之氣王震序南豐文曰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鋭其文章之慓鷙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鼓氣猛獸之扶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此文之益盛也然二公所謂踐履者始而金馬石渠不自知其東坡赤壁中而東坡赤壁不自知其朱崖儋耳扶海上風濤之壯氣益厲文益高此東坡之所以為東坡蘇子瞻中進士第稱中制第優等除判官召試直史館通判杭州知密徐湖三州未幾以黄州團練副使安置汝州元祐初復朝奉郎召為禮部郎中起居舍人一年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兼侍讀出知杭州　又召為翰林承旨出守潁復以兵部尚書召還兼侍讀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二學士紹聖元年以本官知闕州貶出惠州安置又貶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從惠州再徙本州始而挺立朝廷遠迹權貴凛然有不可犯之色中而間關補外六州郡靡泰然無三慍之意晚而言事不合小人乘間晏然有不為之動之勇終身大節表裏無瑕此南豐之所以為南豐公自為小官至於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權貴由是愛公者皆為編校書籍積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三十餘年人皆為公凛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就與任事者不合自小人乘間又欲擠之一時知名者往往坐譏刺語廢逐公於慮患防微絕人遠甚政事張弛操縱雖出乎己而未嘗廢

法自便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而區區文墨間豈足盡二公哉不然晉公之文蓋自韓柳而後一見也孫柯與丁謂齊名王禹偁以為唐韓柳後三百年有孫丁也拂鬚之媚君子惡之丁謂為參政與寇丞相會食都堂羹染公鬚謂起拂之公正色曰身已為執政而親為宰相拂鬚耶臨川之文蓋與三蘇二曾相伯仲也新法之害識者羞之王安石時與三蘇二曾相論文　又神宗朝行新法人皆苦之嗚呼節義大閑文章末技聖賢立身行已誠千百世典刑而枝辭蔓說又特其說鈴者也後之君子宜加決擇焉

氣節

陳咸之父教其子以諂本傳陳咸父萬年甞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欲杖之咸謝曰大要教咸諂也范滂之母教其子以義本傳建寧二年大誅黨人詔下急捕滂等滂白母曰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而別觀咸之父滂之母則兩漢風俗可知矣噫有由也周能貴士唱義尊周楊子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賢秦之士也荀文春秋末管仲列國大夫皆唱義尊周秦燔詩書鼠狗媚秦叔孫通傳上人之趨向其士習

之權輿也歟嗚呼君者綱常之主君不能涵養作成則無以副上天付託之意士者吾道之表士不能自愛自重則無以盡上天稟賦之厚然士有不待而興此固當然之責而君為天下國家計其可無崇奬之術耶嘗觀兩漢士氣伸屈之由矣昔高祖以孝行為無益陳平傳以儒者為可辱酈食其傳封項伯以啓亡節之臣項羽傳名鄭籍以沮盡忠之士鄭當時傳即此一意士氣掃地是無怪乎詇佞成習也袁盎以諸侯王相不為卑賤矣而拜申屠嘉

扵車下（袁盎傳）為魏其賓客自丞相而下皆在一見田蚡則趨席伏地不敢仰視者（田蚡傳）至為衛青之揖客獨一汲黯黯之外皆拜也（汲黯傳）孔光身為帝師名位第一且屈膝扵閎人之董賢（孔光傳）異時厥角稽首甘獻符命（劉歆）劇秦美新取媚權要（揚雄傳）而漢昂為人所移者伊誰之咎嗟夫子卿仗節單于起敬汲黯在朝淮南寢謀（並本傳）士亦何負扵漢而漢往往沮抑卒使賣國以求媚漢亦何利哉若光武尊禮嚴光起救弊俗以羊裘見天子

而不為慢以口書授三公而不為傲巖巖釣臺照映千古桐江一絲扶漢九鼎此風一唱爭持名檢是無怪乎節義相望也嚴光傳陳蕃竇武唱於前李膺林昱和於後並本傳

張儉以南郡督郵舉劾中常侍本傳儉為東部督郵時中常侍侯覽殘累百姓儉舉劾覽及其母罪惡請誅之由是告儉為黨王允以太原郡吏捕殺小黃門趙津本傳

皇甫規掾上計而上疏討羌皇甫規雖在布衣見馬賢將諸郡兵擊羌不恤軍事乃上書言狀郡將知規有兵畧乃命為功曹其後羌攻隴西規乃上疏求乞自效

周舉令平邱而上書奏事周舉順帝時舉賢良茂材為平丘令上書言當時得失辭

甚切辨異時設席尊禮如待神明清議所臨姦雄宿頸而漢昂終不敢染指者伊誰之力嗟夫禍黨株連甘戮如飴東漢黨錮傳三國昂沸唱義尊漢士之不負於漢亦漢有尊尚名節之功豈非漢之福歟西漢所尚如此東漢所尚如彼咸父滂母亦其耳濡目染非自為之屈伸也是氣也東都以後沮於晉人輕賤名檢之習汩於梁人崇尚寂滅之風淪於李唐相習佛老之教大壞極弊於五代亂離之世吹死灰於已冷回狂瀾於既倒幸有國朝

封植之恩祖宗張三綱以為綱立四維以為維洗磨故習砥礪士心釋北漢之衛融喜其不負劉氏而有臣得死所之言劉承鈞臣衛融被執至京師太祖問融承鈞所以助李筠反狀融言不遜太祖命以鐵撾擊其首流血被面融呼曰臣得死所矣太祖顧左右曰此忠臣也釋之命以良藥傳其瘡遣融致書於承鈞召前代之李昉喜其不朝而有惟知事周之語李昉在周初知開封府人望已歸太祖昉獨不附王師入京昉又獨不朝貶道州司馬徙延州別駕在延州三歲當徙昉不願內徙後宰相薦其可大用召判兵部昉五辭行至長安移疾六十日中使促之行至洛陽又移疾三十日既至上勞之昉曰臣前日知事周而已今以事周之心事陛下上喜曰宰相不謬薦人陶穀之詞翰

誠在所取而懷中之文太祖終薄之陶穀傳記美詞翰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曰成矣太祖甚薄之范質之廉節誠在所重而欠世宗一死太宗終惜之太祖為軍士擁逼叱之不退范質頗誚讓太祖且不肯拜王溥先拜質不得已從之太祖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又嘗稱質之賢曰惜也但欠世宗一死耳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下不可謂無若人而俯仰一世為人桔槔若此者亦不少人主之好惡天下仰望而終身焉身為員外輒挽帝衣冠半昔為御史幾扣予榻石介慶歷聖德詩素相之後含忠履潔昔為御史幾扣予榻石介布衣也濃墨大字直

詆大臣之夏竦石介聖德詩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距斯脫大臣斥夏竦也泰山先生曰子禍始於此矣仲淹司諫也伏閤大呼敢論宰相之夷簡明道二年郭皇后見踈吕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范諷言后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先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仲淹孔道輔孫祖德蔣堂郭勸段少連宋祁劉渙諸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扣銅鐶大呼夷簡奏臺諫伏呼閤非美事乃逐道輔等此固平居暇豫之時然也有如呼吸之頃有雷有風進退之間有存有亡而能視死如歸者此則可重西夏之難劉平以冒賊死任福以身報國死敵之所以不敢踐環慶而窺秦鳳者二公之力居多焉元昊

反康定元年劉平戰沒黃德和誣奏平降賊富弼奏云平引兵赴援以奸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亟食而死　又慶歷元年任福敗有小校劉進者勸福自免福曰吾為大將兵敗以死報國耳挺身決鬪鎗中左頰絶其喉死

南儂之變趙師旦以叱賊死曹覲以不受美官死賊之所以不敢沿鬱江而躒番禺者二公之力居多焉趙師旦守康州儂智高起陷城賊令拜叱曰恨不斬爾賊以報國家豈有太守而助賊即遂害之　又曹覲皇祐五年守封州儂智高叛為賊所執賊知其名臣子屈令拜任以美官覲慢罵不顧賊尚不敢殺復說曰我王番禺汝堪宰相覲叱曰狗彘死在旦夕尚敢狂誖語即遂害之此處祖宗全盛之時然也有如霜降水涸涯涘乃見疾風凜凜勁草自若而能挺身

不變者此尤可敬伏覩建炎之詔曰河北億萬衆寧死鋒刃無一人負國以民庶觀之其士夫守節可知此雖吾國中否之世漢唐盛時豈有此耶精忠之節動揺山岳剛大之氣凌逼雲漢祖宗培植之功大矣哉

清和

自忠肅共懿之風息而清之名始形自宣慈惠和之德泯而和之名始彰嗚呼清和之名立天下無全德似也然觀夷之清惠之和出處進退莫窺其際不聞有一偏

一曲之失而所以偏曲者後之效夷惠而不至者之過也夫以夷齊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其不屑就之風疑於隘矣而夫子稱其不念舊惡其心量之廣大如此然則夷齊豈有清之弊哉以下惠之不羞汙君不卑小官其不屑去之風疑於不恭矣而孟子稱其不以三公易其介其所守之不可奪如此然則下惠豈有和之弊哉甚矣後世制行之失也偏見詖説熟於天下之耳目詭行曲學足以移人之氣習而清和之敗績也

多矣自夫世之士以為傲睨世故可隆闈望軒挺物表可掠聲稱潔脩不汙尚應隅也倜儻不羣崇氣槩也肥遯自守重道義也反乎此則旨韋蹴踖其名為佞詭隨曲徑其名為偷委靡遷就其名為懦於是矜嶄崖絶異之行而曰高尚其志此大易之道也伯夷嘗行之矣自夫世之士以為皦皦之志久則難全皓皓之行終則易汙和光同塵為負機也隨波逐流為通賢也雷同一談為達權也反乎此則骫髀殊好是之謂誕宏闊持論是

之謂迂矯拂立情是之謂譎於是事將順容與之行而曰凡民不協而受之者此皇極之道也下惠嘗行之矣嗚呼學步邯鄲至失邯鄲學顰西子反失西子是則學夷惠而失夷惠者其弊必至於此歟且西都之風非不尚和也然將相不能正誼盡瘁而臨難交歡猶相與求容悅於五百金之態（周勃陳平傳）御史不能抗色立朝而垂沒教諂且形於父子之間（陳咸傳）朔方良策難詰隨對如誤國何（公孫宏傳）留屯集議初是什三如昧事何（趙充國傳）甚至

坐視漢鼎之移而目不加瞬者則在相位張禹傳甘心天禄之捄而心不愧者則在臺閣揚雄傳若是者阿順而已果和之聖乎東都之俗非不尚清也然抗志於攬轡之秋而忘戰國處士橫議之戒范滂傳要譽於龍門之登而忘智者偃息衡門之諭李膺傳名目相高重慕清裁屣履相先爭畏貶議黨錮傳甚至西州豪傑之不預至自訟以為高生徒錄牒之未破至自表以為潔同上若是者驕亢而已果清之聖乎清不流於隘和不流於不恭有夷惠

之高行無兩都之流弊吾於國朝諸公見之平居相稱若尚同也而議事則公言無私不害其為同長編慶歷五年歐陽脩言杜衍為人精審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宏自信而不疑韓琦則純正而質直富弼則明敏而果銳四人為性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所見各異云云四人者可謂公平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爭而無私杜衍真得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誣矣上前爭事若好異也而下殿則如未嘗爭不害其為異魏泰別錄韓忠獻公言慶歷中與希文彥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各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予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己也范公之與呂夷簡雖立異於伏閤奏事之

時而不能不相歡於平賊之舉明道二年郭皇后見疎呂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范諷言后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先勅有司毋得受臺諫章既范仲淹孔道輔等詣垂拱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扣銅鐶大呼夷簡奏臺諫伏閣非美事乃逐道輔等又范仲淹神道碑自公生呂公既罷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朋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多二公

君實之於景仁雖相得於異姓兄弟之情而終不相下於鍾律之事范景仁墓誌熙寧元豐間士大夫論下賢者必曰君實景仁二公蓋相得歡甚曰吾與子生同志死當同傳而天下之人亦無敢優劣之者故君實嘗語人曰吾與景仁兄弟也但姓不同耳至於論鍾律則反覆相非終身不能相一君子是以知二公非苟同者

邵康節

之自處則退遁山林不屑富貴至語門弟則寬民新法按劾何益又非高亢也嘉祐中康節以遺逸命官辭之不從河南尹遣官就第迎告敕朝章康節服以謝即褐衣如初終居洛陽至熙寧再命官三辭又不從再服以謝且曰吾不復仕矣至熙寧三年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天下騷然康節閑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程明道之誨人若坐春風溫厚可想至對執政則面排新法執論不撓又非容順也朱公掞見明道于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又熙寧問判武學新進者以先生言其新法之初首為異論罷復舊任又嘗被旨赴都堂議事荆

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曰天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判公為之愧屈毁方瓦合人曰杜衍示門人之教然也而歐公乃以忠臣不和稱之杜公語錄有門生為縣令公戒之曰切當晦韜無露圭角毁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予所以欲毁方瓦合求合於中也又歐陽公稱公真得忠臣有不和之節見上勤謹和緩人曰劉安世得李若谷之教然也而蘇公乃以真鐵漢褒之呂氏雜錄器之云安世初登第與二同年謁李若谷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李曰若谷自守官以來嘗持四者曰勤謹和緩其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作氣曰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又言行錄昔有與蘇子瞻論元祐人才者至劉安世則曰器

之真鐵漢不可及也萬馬能駐確不可奪王公存之不徇流俗固也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王公墓誌公性寬厚儀狀偉然平居恂恂不為詭激之行至有所守確不可奪議論平處無所向背司馬温公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其王存乎赤幟自立屹不可向温公之好持異論故也然不才自處常歉於勇決之人丁未録熙寧三年初上有旨用司馬光安石曰光雖好異論然其才豈能害政如光者異論之人倚光為重耳今陛下置光於人上是為異論之人立赤幟也　又温公行狀公知永興軍到官上章曰臣之不才最出羣臣之下先見不如呂誨公直不如范純仁程顥敢言不如蘇軾孔文仲勇決不如范鎮夫同流滔滔而立砥柱不移之操嚴霜凜凜而有和

氣温厚之習以此制行亦何歉於夷惠之聖哉抑又論之尚清之弊則流而為激為訐尚和之弊則流而為庸為佞二者胥失也然流之激訐弗顧身害不失為扶持名教之地流於庸佞蠅營狗苟必至廉恥掃地而後已噫可畏哉昔真宗嘗謂管仲之仁不如召忽之忠景德四年上曰孔子言管仲如其仁豈非召忽以忠死管仲不能固其節耶為臣之道當如是乎仁宗嘗謂蘧伯玉之君子不若史魚之直家傳皇祐中楊安國講直哉史魚仁宗曰蘧伯玉信君子矣然不若史魚之直據孔子所言則史魚不若蘧伯玉仁宗之言人君之言也人君惟欲臣下切直

故言遽伯玉不若史魚也其為士夫者寧為其方毋為其圓寧為其清毋為其和可也不然熙豐大臣好人同已諸賢異論斥逐殆盡異時此風復熾胚胎不測之禍則亦可為尚和同者之戒王荆公傳昔人有言曰效伯高不得不失為謹飭士效李良不得則陷為天下輕薄子東漢馬援傳愚則曰學伯夷不得不失為名節學下惠不得必流為詭隨

古今源流至論後集卷六